

王金昌日记收藏系列——

上的新闻也很有意思：因为洒了一下午的水，竟  
银幕，没有做准备。夜校 Radio 听过劳动即

# 北平日记

BEIPING RIJI



# 北平日记

1月2日  
星期一

董毅◎著 王金昌◎编

本来做完今天去真光看电影，看以流，  
以起不来的理由推托，如找去看过以后，  
就凉了半截，所以连时间都忘了，是。  
半了，吹灯以后有什么，忙着学国语，  
时许孙祁忍不住说，这时许先生指  
学教授大惊而特惊，真以为中国从此一



人民出版社

王金昌日记收藏系列—

# 北平 日记

B E I P I N G   R I J I



董 毅◎著 王金昌◎编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孙兴民  
责任编辑:孙兴民 薛岸杨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平日记/董毅著 王金昌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01-007642-3

I. 北… II. ①董…②王… III. ①北京市—地方史—史料—1938~1943  
②日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K291 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0959 号

**北 平 日 记**

BEIPING RIJI

董毅 著 王金昌 编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保 定 市 北 方 胶 印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2009 年 1 月 第 1 版 2009 年 1 月 北京 第 1 次 印 刷

开 本:710 毫 米 × 1000 毫 米 1/16 印 张:19

字 数:290 千 字 印 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01-007642-3 定 价:35.00 元

邮 购 地 址 100706 北京 朝 阳 门 内 大 街 166 号  
人 民 东 方 图 书 销 售 中 心 电 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沦陷时期的北平市井写照(代序)

2006年10月份,我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发现了一沓很厚的手写日记本,我数了数,编号从第2本到第21本(第1本已丢失),计有20本,约150万字,记载了作者自1938年4月11日到1943年12月15日这段时间的生活历程,其中1939年、1940年、1941年和1942年的日记完整无缺且一天不漏,看着整洁的日记和漂亮的蓝墨水钢笔字及行云流水般的纪实书写,我坐在卖主小屋前,不觉看了两个小时,站起来时手脚全麻木了。

从出让日记的旧书商手里获得一个邮戳为1982年的信封,上面写有该日记作者董毅的地址。我们按照信封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作者。经与作者及其家属协商,同意将日记交付出版。仔细阅读这部日记,感觉到这本日记无论是在文学性、史料性还是社会民俗性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从日记中看出,作者出生民初仕宦家庭,父亲曾在北洋政府所辖天津任职,生有六个子女。作者母亲为父之续弦,故其为庶出,在大家庭中地位低微,这养成了作者倔强敏感的性格。

他家境殷实,但随着军阀混战,异国入侵,社会紊乱,经济式微,民生凋敝,其家庭逐渐衰落破败。作者从小读私塾,诵四书五经,在北京志成中学毕业。1938年9月,他考取了辅仁大学国文系。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作为一名青年学生,他饱尝日寇侵华、社会动乱之苦难。这些在他的日记里都有反映。

如 1940 年 2 月 21 日记载：

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昨买三块豆腐，两把菠菜代价二毛，大米一百廿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八一斤，还没处买，面一元八一斤，其余无不奇，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言来不胜浩叹，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下午小刘来，小坐即去，下午买米一百廿三斤，代价四十四元七毛，合三毛六分一斤，从前亦只一毛余，三元一袋之白面，今涨至七倍，而闻昆明一袋面售四十元，真为前所未有的现象也。归来告黄家买米处，明日她们亦去买米，由斌出马！

1941 年 5 月 15 日记载：

回家来又与娘等谈及家务，不觉一想起来便愁烦之至，本来每月六七十元，在此时生活程度如此之高，只够苦过的，零七八碎的用项，一切米面房租等皆无着落，食衣住为三项大宗，皆无办法，而又无额外进项，每月非典当即卖物，以维家计，每月不足用，精神实极烦苦，而家无恒产，又值此时局又有何妙法？！至佳之法为发二笔横财，买马票，买奖券皆无把握，碰运气之事！除非现在我便去谋事，但是只差一年就毕业，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我的成绩同心绪大受影响，要好真难也，恨我不幸，遇此时艰！恨我年幼，负此重担！……

1938 年到 1945 年的抗战胜利之前，这段时间正是日寇统治下的北平时期。北平老百姓在这段时期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在日记中时有记载。日记透过作者的日常生活往来，可以清晰地感知当时抗战的时代氛围。

如 1939 年 3 月 12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常常想到许多亲戚朋友同学，认得的，耳闻的许多、许多都到南方去了，有的告诉我南方生活之奇事与困难，一路上之苦况，而我必心中立刻羡慕他们，钦佩他们的勇敢，而自惭自己不能去南方。

所谓南方就是当时的抗日大后方，包括重庆和昆明。北平有志青年都一个个跑到南方去了，说明当时的老百姓抗日情绪的高涨及作者因家庭拖累而不能施其抱负的苦闷心境。

1940年11月30日写道：

总观近来在“以文会友”栏中所见之文章，于“自序”“与友人书”二题目中看来，大多数皆系受此次事变（指“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影响，家中受打击，因之高中毕业不能升学，或因其他种种原因停学二三年后上学，但受战争而中止，因事变关系，家人、兄弟、好友相离散，南北相隔，不能相见。回思往事，不禁依恋，向往之至。可见此次事变中国物质上之损失以外，精神上的损失不可胜计，不知此次断送了、堕落了、成就了、落魄了多少中国有为的青年！思之惘然！

1941年1月5日的日记记载：

日前因西皇城根有二日本兵及一日中佐白昼被暴汉阻击打死，传为骑一无车捐之自行车人，于是一时查车捐特别紧。

1943年10月10日又写道：

今天又逢双十佳节，在此环境下又是什么心情！想想大好河山，如今如此破碎，不知何时方能收拾清楚，国土破碎，同胞受苦，不知何时方能恢复原来面目。这个可怜的古老的国家，这些可怜受罪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普天同庆的快乐！

这些都是日记中记叙确凿的情形。作为一名在校学生，作者的个人经历无非是在学校的学习，家庭生活和爱情经历，但是其与同学、家人、邻里之间发生的种种纠纷，与社会各层人士的往来，及其爱情心路历程，无不反映了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老百姓日常生活、社会心理、风土人情等等。同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沦陷区人民对日寇侵略兽行的愤懑仇恨和北平爱国青年日日高涨的抗日排倭情绪。

从他父亲病危去世，到大家庭解体，家道衰落，作者不得不承担料理一家的生活重压，因此随着作者人生阅历和社会经历的增加，其对人对事在情感心理上都发生了微妙而深沉的变化，日记也越来越记叙详细，内容也日渐丰富，不但有日常生活记叙，还有对方心理揣摩和自我心理剖析，环境的状写与人物的行为活动和心理变化相映成趣。且看他是如何写自己初恋的心理感受及其与情人相互闹别扭、生烦恼的经过。

1940年7月2日的日记写道：

我这支笔太笨，一点也写不出，我现在是多么热烈、疯狂、不顾一切的那么爱着斌，偶尔翻阅以前的日记都不足以表示出我内心热情的十分之一，她简直是成了我的第二生命，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留心，甚至极琐碎的地方。为她想的地方的周到，她随便说的一句话和她所喜好或缺少的事物，我都尽我的力去办到，有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都不留心的事，我有时都会注意到。为了她甘心去奔跑去忙碌，甚至于不顾一切的忍受他人的闲话或讥劝。以前向来所不甘受的也都受了，各种的委曲也全都忍受，简直甘心为她的奴隶！我是那么的爱着她，做个爱人的奴隶也不算什么！何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我简直是写不出我现在心里是多么的爱着斌，至于为了她而受怎么样的委曲，那都是我自己甘心愿意，每月的饭钱如果一个人花，绰绰有余，而自己愿意和她一块出去玩吗？她又没有敲我，是我自己去找她，每月钱不够用，那是自己愿意。她虽有时使我不快烦恼，但也有给我很快乐的时候。使我不痛快的时候，也不能怪她一人，大半我自找，但无论如何我是爱她的，无论以后，我自己这一方面怎么样，那都是我自己的事，并没有告诉她知道的必要。这一切一切，说不清楚，也许就是她自己所谓的上辈子与我二人的缘分，互相欠的债吧！她更时常幻想到下辈子，希望下辈子我二人能如愿以偿，猛看起来，在二十世纪受过新教育的青年不应该有这种迷信的思想，但她有这个幻想，便可以稍慰她今生的失望，也可以同时减少她的痛苦，也不错。但我始终不这么想，只是努力希望使她在今生来实现，因为我这近乎疯狂般的恋爱着斌，想起她来连自己都忘了，所以自己时时做出些近乎呆笨的事来，事后自己想想也不觉哑然失笑。就像今天吧，为了昨夜大雨，挂念着斌今天怎么去学校上班，一早起来，就先跑出去到下斜街口上察看，干的地方已是不少，可以骑自行车上班了，再回来，一看已是七点一刻多了。便骑车出去，在玻璃公司后街，全身浴着朝阳，一半欣赏清晨自然的伟丽，看见那残存的半截大烟筒，又被工人在继续拆除，暗暗为之叹息。就在那呆立约有廿分钟，左等右等斌也不来，心中以为斌走河沿了，一辆洋车远远过去，又以为她坐洋车走了，到七点四十了，我便失望走了，到邮局寄了信，又想起她也

许去绒线胡同坐公共汽车，又跑到绒线胡同西口看也没有，顺路回家，买了几个油饼和麻花回来吃，心中十分纳闷不知斌是怎么去的？到家八点廿，吃了稀饭，五妹、小弟和弟妹在玩，我就闷闷地坐在椅上看报，不一刻忽听一个极耳熟的声音，随着进来的却不是别人，就是心中惦念不已的斌！心里奇怪她为什么不去上班？带了一个小孩子来闲坐。她告诉我今天告假一日，不为什么，就是不愿去，好在没什么关系，偷一天懒，休息一下也好。和她谈了一会，拿出麻花来给她及那小孩子吃。快十一点多的时候，因为娘要听书，怕人说话吵，便到里屋去坐，她也进来，一会小孩子哭了，她便带小孩子回去。小孩子是她干弟弟，一会，她又把那个可爱的小弟弟抱来，今天才睡醒一会，不如昨天惹人爱惜，但胖胖的，两眼黑漆漆的，天真无邪的看着人，是十分的好玩，斌十分的疼他，这胖干小弟弟，咬呀亲呀的吻个不了，十分表露出女子的天性，与母爱的潜发性来，我看了十分的好笑，和她在一起站着，逗着她怀里抱着的胖 Baby，便幻想出哪一天斌抱一个她的小宝贝我来逗她玩玩呢！看她疼小孩子的样子，简直无以复加，我向她挑逗一句“如果以后你有了小孩，一定是只知疼小孩子，不顾得爱大人了。”她立刻毫不迟疑地说“那不干你事！”我听了心里一阵凉凉呆呆的，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总是那般热烈的希望着，她始终绝望的当头给我一瓢冷水。我真不敢想到会有一天我爱的人完全在别人的怀里！但恶魔似的幻影在我眼前闪出，向我狞笑，一把尖刀刺入我心中一般令我痛苦，不由得使我退后一步，她这一句话，简直把我和她隔离得十万八千里还远，虽然现在是站在相距还不到七八尺远的地方，我近来觉我自己变得有些神经质，她却常在不介意中说出一两句令我十分痛心、灰心、悲哀的话，她自己却毫不晓得，而我更是习惯地努力抑制住我的反应，极力把他人完全埋在心中的一角，现在或许已经积下了不少，就像今天偶尔的一句话，在不到一分钟内，我内心所起的变化都是那么大呢！站在院中默默无言，静立了一刻，她遂招呼她小弟一同回去午饭了，我一直目送她走出大门，才怅怅进屋看报。饭后卧在床上看书，不觉睡着，连日真是疏懒之极，昨日下午七点多就睡，今日午饭后又睡，到三点多才醒。

四弟这人真马马虎虎的，明天考燕大附中了，还是那么满不在意，毫

不着急呢！四点半了，终于过去看斌，本来因为她家来了不少人，想不去，上午她叫我过去我还在犹豫。但是情感终于战胜了理智，到了她家，她正在洗足，露着大腿十分肉感。和她在书桌上逗小宝弟玩了半天，不一刻她干妈等全走了，我就在外屋和她谈着，看了一刻报，说了些报上的新闻，书上的故事，她所需的安慰，我亦使她快乐，自己亦觉我二人未免有时过于大胆了，我有时想使别种方法，令她高兴，不愿令她失望。约六点我回来，饭后，在院子休息一刻，内心的燃烧，使我又走过去看她，她正好推车要出去，便问我可要一同出去，我于是回来取车，再去时，她又把小弟叫出来了，路上她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找她，则她会来找我的，还是我太心急了一些。因为有我和她一同去，她又叫出小弟，我心里有点不高兴，我下意识地感到是有意的，既是怕和我单独晚上出去，根本就不必招呼我就完了，平常白日出去不怕，晚上出去遛大街一会，就会出什么错了！？真是想不透，所以她每一提到这层，我终是不快的，也许基于我这一行的不快，而使今夜很不高兴的出去一趟。先修理好了手电灯，就到西堂子胡同口上一家布店，拍卖的已是关门休息了，我随口说夏天晚上凉快，以后可以看晚场去，她说今天去，我说“那哪成，事前没有和你母亲说好，回去该挨说了。”这本是她前两天自己亲自和我说的，我不明白的是，她会和陌生的男子在深夜一起看电影，吃饭，跳舞，而和我在一块出去看晚场，像避毒蛇般的可怕，而她又是说那么爱着我，岂不是矛盾吗！？（也许是因为我请不起她去新月食堂，又没去过北京饭店，晚上回来没有汽车送她回家的缘故吧！不过这是我这么想而已，我爱的斌不会这么想的，就是爱慕虚荣，也不至于这样被享受所迷惑吧！）她又半似浅笑，半似鄙视的说“你不请罢了，说别的干吗？”哼！我没有请过她看过电影？一时不觉脱口答道，“我怎么请得起呢？”说出了以后，她似有点变色，我也很后悔，她生气了，明明地叫了她小弟就往亚北走，也不再理我。我那时，为了自尊心当然也有点生气，虽是仍然爱着她，真想回家算了，但终于忍住，随他们上楼，吃了两根冰棍，静默默的，他俩的脸色真比冰棍还冰冷呢，一路上也没话，不高兴最好少讲话，勉强陪着她走。又到菜市口她给五妹买了东西，绕土地庙回来，一路上心里又气又难过，真是何苦，早知如此不去好不！？哪里是

遛大街，简直是遛了一肚子的气，回来，真是难得痛快！想起早晨和晚上自己的痴呆，不觉可笑自己，又可恨自己，太无聊了。

今夜的举动，大半仍是神经过敏的缘故吧！或许是在热恋成熟的时候，互相爱的太过了，不免因“求全责备”而不时闹些小意见，可是使我心中十分的难受，却不是好玩的事，晚上自己折腾了半天，气吼吼地来回走，约十一点半才睡。

这段炽热的初恋烦恼和心理独白的文字像火燃一样，读来真是活蹦乱跳，如发生在身旁。对于自己这段初恋，作者一开始就有交代，他在 1938 年 9 月 3 日写到：

我今天一下午写下了这些一半是追记我和斌初识的情形，一半是万一我死了，有人翻开了我的日记，也知道我曾经爱过斌这么一个女孩子！

可见作者也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初恋经过和情感体验真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人。尤其是对他身边经常交往的那些人物，总是从心理、性格等角度来传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形象刻画，令人如置身其境，感同身受。

作者在记录北平当时的市民风俗、生活习惯也是用笔无处不到，如多次记录儿童的猜谜、过家家，成人的竹战、逛庙会、看京戏、上影院等市民主要娱乐形式。对他父亲逝世记载，从丧事安排、灵堂祭奠、出殡过程及灵柩安放等等记录非常细致，读后可以想见当时北平丧葬礼仪和风俗。

众所周知，反映日伪统治时期的北平生活的小说作品有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祁家四代人的生活虽然贴近北平中下层百姓的生活现实，但那是小说作品，读《四世同堂》，我们是在读文学作品，心中充满着审美的愉悦，而读《北平日记》我们不仅是带着审美的愉悦欣赏文学作品，更是在读历史，心中感知的是历史的风云。特别是日伪统治时期的北平社会市民生活方面的资料能完全保存下来的不多，而关于中、上层社会生活情况的书写尤为缺乏，这给当代历史学家研究北平沦陷时期社会生活情况带来了难题。《北平日记》的作者所处的家庭背景，从社会分层来看，属于中、上层社会，虽然有极大的局限性，但他记载的既是作者个人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那段历史，也是北平中、上层市民最生动最翔实的日常生活现实，可为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现仍健在的人提供一些回顾重温那段历史的素材，可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研究

# 北平日记

北平社会生活提供真切的第一手资料。

不独如此，而且作者在记述其日常生活活动同时，总是流露自己对人对事的思想态度及其细微心理活动，用笔生动，语言流畅。每篇日记就像一篇散文，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读者如果能静心阅读，一定会有所收益。

王金昌

2008年10月25日

# 《北平日记》概述

## ——编者的话

本日记是收藏者王金昌先生从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偶然购得的，一共为 20 本，时间从 1938 年至 1943 年。这是 1939 年的日记。

(1) 日记作者董毅出身于民国初年的一个封建仕宦家庭，家境殷实，但随着时代变化，军阀混战，社会紊乱，经济式微，民生凋敝，其家庭逐渐衰落破败，在由少年到青年时期，便历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到 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938 年他上了辅仁大学国文系，作为一名学生，他饱尝日寇侵华、社会动乱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

(2) 日记时间跨度正好从 1938 年到 1943 年，乃是日寇统治下的北平时期。自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正经历全民抗战时代。

(3) 日记内容大多是关于作者上学时期在学校的学习，家庭生活和社会人际纠纷，与社会各层人士的来往，风俗礼节及其爱情经历和心路历程等等，反映了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老百姓日常生活状况和社会人文。限于作者自身的生活圈子和人生经历，日记较少直接写日寇侵占北平屠杀抢掠的罪恶行径，但是对于日寇给北平普通老百姓带来的生命威胁和造成的生活困苦以及生活在恐惧、压抑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却有细腻的记载，同时日记中也反映了像作者那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北平爱国青年对日寇侵略兽行的愤懑仇恨和沦陷区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

(4) 随着作者进入大学和社会经历的增加，日记内容也日渐丰富，不但有日常生活记叙，还有对方心理揣摩和自我心理剖析。从他父亲病危去世，到大家庭解体，家道衰落，作者不得不承担料理一家的生活重压，因此其对人对事在情感心理上都发生了微妙而深沉的变化，日记也越来越记叙详细，环境的状

# 「北平日记」

写与人物的行为活动和心理变化相映成趣，心理情感描写尤其细腻深刻，对他身边经常交往的那些人物性格形象刻画深刻，读来如置身其境，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

(5) 日伪统治时期的北平，社会市民生活方面的资料能完全保存下来的不多，特别是关于中、上层社会生活情况的记录尤为缺乏，这无疑给当代历史学者研究北平沦陷时期社会生活情况带来了难题。本日记作者出生于民国初年仕宦家庭，从社会分层来看，属于中、上层社会，日记记载的既是作者个人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那段历史的写真，也是北平中、上层市民日常生活最生动翔实的材料，虽然作者由于生活局限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残酷性记录得不够，但是对于日寇侵占北平时期北平市民生活的真实性记录，可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研究北平提供真切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6) 日记作者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有很深的文学素养，日记在记述其日常生活活动时，不是像我们见到许多名人日记，只是简单地把每日吃喝拉撒和与人交往的行为罗列，而是描述事件的过程和作者对人对事的思想态度及其由此引起的细微心理活动，用笔生动，语言流畅，有很强的可读性。

(1939年1月1日—12月31日)

1月1日 星期日 晴

时间之神，慢慢的已经把二十七个年头拉走了，今天又是元旦日了，可生活方式还是那样，十点半才起来，过九姐家小坐，伯津和她小孩也刚回家来，十二点左右回来，黄家一家全出门了，由早晨到下午七时左右才归。虽是星期日又是假期，天气又好，可是我心里并没有想出去玩的意思，所以下午也一直呆

1月1日 星期四 晴  
1月2日 星期五 晴

1939年1月1日—1月2日的董毅日记手稿

在家里也不想做些什么事情，闷睡了一会，抄了一张文（替父亲），六七点钟的光景，斌突然来了，原来是寻小弟，也未坐着，谈了几句，匆匆地就走了，说是跟她妈妈玩去了，去了好多的地方。晚上抄老刘的论文，一边听着无线电台中马连良等的《春秋笔》，戏很长，因为是新排的，不懂词，也就觉无多大意思。

1938年12月27日—12月28日的董毅日记手稿

1月2日 星期一 晴

本来约定今天去真光看早场，为了斌昨日的以“起不来”这无理的理由拒绝和我去看以后，心中就凉了半截，所以迷迷糊糊的，起来一看已是九点半了，吹灯！还看什么，于是坐着看《科学画报》，十一时许，孙祁忽来，谈至一时许方走，吹嘘其学校数学教授大捧特捧，真几如中国只此一人而已。神气得咧！并谓昨日去中山公园，索颖等当然也去，碰见舒，他二人也未招呼，孙祁反正是天到晚无忧无虑，足玩一气。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回家来看老父的病体，家中经济之窘竭，不胜焦急，来日方长，众口待食，来源无从，每思至此，仓皇不知所措。下午领父命往前门访沈经理未在，归途虽过中山公园及中南海，皆因

心灰意懒未入。访庆华一家，皆出看电影，遂独自怏怏而归。昨日四弟五弟二人去中南海遇多数熟人皆问我，必皆以我为哥者应去，国国、行俊二侄亦去。今日归来，黄表嫂过来，稍坐，谈未几时，旋即去。闻伊谈，今日小孩三人皆在家未出门，下午小弟陪斌去尚志医院看手，涂碘酒起疤，不知何症，甚念。过西院看见许久未看见的庆成侄女，不知伊现任何职，每日要人也似的总不露面。今日总算哪也未去游玩，闷闷的过了一天。下午娘与小妹去西单购物，四弟与李娘一早即去东城，五弟下午要去孙湛家，至黄昏始归，七姐夫来，只我陪老父对坐，灯下将老刘论文抄完！真不易！

### 1月3日 星期二 晴

早上起来九点左右，因为心情不好，所以放假三天都未曾出门玩，只是闷坐在家中。今天早上决定玩一玩，虽然昨今尚泻肚前天夜吐了，还是要出去。到中央去看以前早就看过的片子，柯尔柏主演的《倾国倾城》（与《罗宫春色》同为不朽之作），虽是看过此片，再看亦感觉十分有趣，柯表演尤好，几幕歌舞场面皆相当伟大。战场镜头也够紧张。此片确实很好，外国影片公司真肯花钱，此片非百万美金莫办。午后二时许至北海团城古学院代父领津贴二十元，真少！北海人虽不少，然心始终不快。乃仍骑车赴校，三时半到，进门一看，济华亦方由津归来，握谈甚欢，陪其一同到地下室洗澡，洗完看会书，谈一阵子，即与大、小马二人与华子共四人一同吃晚饭，归宿舍后觉身体甚累，卧床上休息，未做什么事。今天晚上郑夔和我谈，谓昨日下午彼去中山公园溜冰遇索颖及很久欲追求未得之王淑洁姊妹，后孙祁，郑维勤，大宝，二宝等皆去，遂与之一同溜，彼与猴同溜二次，与王淑洁同溜一次，计共四男五女，言下大有得意非凡之概，至临睡时又来谈其事，并谓溜后目送彼二姐归家，直至灭灯始回屋去睡，神气得很！得意得很！

### 1月4日 星期三 晴

除了上课下课外，简直就是无事可记，下午下课至学校在恭王府跨院修道

院内所搭冰棚溜冰，代价一角，同学不少，约有数十人，场小显得很拥挤，冰平极，我尚是滑第一次这么好的冰，很痛快，沈祖修亦滑，他会许多花样，很好，一直由五时许至八点才回来。把老刘论文一章空子都补完，也就快十点了，今日甚是过瘾，睡在床上很累。

### 1月5日 星期四 晴

中国文学史教授法不怎样，可是他自己却讲得神采飞扬，高兴非凡，有声有色，有时竟和台上小丑一般可笑。国文堂是作文，题目是拟友人某君传，我将刘藻如君事述其大略，下午复仁符信，并与华子，树芝，思浚三兄同溜冰于北海，直至五时半方归。昨日在学校溜很是用劲，今日稍觉吃力。今日待客，庆云告我明日去聚贤堂，中午听别人说原来是他结婚，真想不到，这么快他就和宗德英结婚了，我想这样子一定到将来会后悔的。

### 1月6日 星期五 晴

十多出门到真如镜郭宅取回二十元，把车存亚北，步行至聚贤堂，杨辅德，唐振鹏这两个宝贝早就去了。人不太多，可是几乎都是青年人，所以够热闹的。由大门口到礼堂这一路上站满了人，像战士似的，打得真够厉害，几十个宗德英协氏的同学都打袁庆云，原来都不满意宗和袁结婚。糊里糊涂的过了二三个钟头，开了饭胡吃一气，不客气，吃的倒是很饱，回家来大约三点多了，休息半晌，抄了半晌的账目，吃完点心即回宿舍，中午十一时许，过黄家，只斌一人在家洗头，与她谈了会话，谈宗和袁的结婚，谈郑夔，星期二遇见猴等的事，也不知她心中做甚感想，只是沉默的不大说话，谈了一会子，又遇到这种沉默的空气，我就受不了，立刻就出来了。今天她说夔讨厌，我也讨厌，我问她为什么讨厌？她又不语了，一路上我想也许是我寄给她那一本《沙漠》的缘故吧！讨厌！还有许多在后头呢！今天不知是什么事，又没有去学校，像这样学什么也学不出来呀！想劝劝她，但又不愿惹这一肚子的烦！